模组名：墙后何物

时间：1930s

地点：英国

【整体剧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墙中之鼠》十年后，包括地点也是完全照搬（但愿某人不被查水表吧）。献祭人牲供奉邪神的德·拉·普尔家族，其最后一个男丁被关进精神病院之后，主人公的侄女艾菈（架空人物）在（cong）无（nai）意（ya）中（na）得（shou）到（dao）了传承家族秘密的信封（原作中被烧毁），从小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艾菈在看见奈亚小主的“英姿”之后，SAN值直葬，陷入了爱河（啥？！），以“带着男友回娘家见父母”的愉悦心情，踏上了家族的土地。却不曾想，叔叔（主人公）被终身监禁了，家（祭祀用的修道院）也被炸了，伤心欲绝。奈亚小主出于愉♂悦，修好了修道院之后便对艾菈放置PLAY。找不到男友（泥垢了）的艾菈黑化之下，利用自己天生的巫师体质（感知POW16）重现了三百年前鼠群扫荡村庄的那一幕，自己则因为本身SAN值的剧烈损耗，陷入与奈亚小主共度余生的幻觉中，直到去世。

十年后，奈亚拉托提普突然想起来这个祭坛，回来之后发现物是人非。但在曾经的村子里发现了一个探索者……

【KP需要知道的二三事】

这个模组严格说是单人模组，因为一但有朋（pao）友（hui）出现，那么攻略难度就会直线下降。当然，PVP还是可以的。

本模组作为布道向作品，面向单人新手，不论是PL还是KP都是如此。因此，剧情会短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趣味性只在SAN CHECK上。自认为大多数跑团操作都是齐的，相当于新手教程。

由于墙中鼠并未被列入神话生物之中，所以，所有的习性、特性、活动规律都是KP可以自订的。作者因为懒（喂！）所以才按照大个聪明的老鼠设计。

墙中鼠和人面鼠不是一个物种！不是一个物种！不是一个物种！（重要的事说三遍）

因为设定上奈亚小主注视着这里，所以PL的角色扮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KP的插手程度。KP完全可以借奈亚小主的名义增加难度，让场面更令人愉悦一点。本模组的故事结构还是比较结实的，各处都做了双保险，（应该）不存在什么“踢门团神力车古神，吊插猿爆破拆祭坛”导致PL无法收集事件梗概的情况。

墙中鼠遍布整个村子，所以在任何地方只要聆听通过就能听到墙中鼠穿行的声音。如果在同一场景，观察通过的话，还能注意到墙壁是石质的不可能生老鼠这一令人掉SAN的事实。

（白目作者不知道PVP的COC怎么玩，所以如果不能改成PVP还请多包涵）

〈场景介绍〉:

在汉温镇的老人眼里,这里的雨好像从来没有停歇过似的。时不时还有一道闪电划破乌云,带来一声沉闷的雷鸣,顺便照亮旁边山上那所破败的修道院。

在修道院斑驳的外墙上,依稀可以追忆到它辉煌时的富丽堂皇。但现在,曾经人来人往的大厅,变成了老鼠爬虫的乐园。

没人说得清楚这所修道院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哪怕是镇里胡子最长，头发最白的老人也不知道。

曾经倒是来过几位“从大城市来的有学问的先生们”，听说是专门研究这种老房子的。

但奇怪的是，在进入这间修道院之后，他们都对里面有什么三缄其口，还告诫村里人，千万不要进到里面去。

他们出来时，还带走了一个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人，好像是和他们一起进去的，不知怎么的就疯了，嘴里念叨着意义不明的词汇。

从那以后，这个修道院就更荒凉了。

在那个不祥的修道院山脚下,有一个同样荒凉的小村庄。今天下午,这个村子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玩家导入〉：

你为了躲避这场大雨,进入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子。

这里偏僻到什么地步呢,你身上那本号称英国最详细的,连伦敦小巷有几个排水口都标记得一清二楚的地图册,根本找不到这里还有一个村子。

冰冷的雨水打在你的脸上，无孔不入地流入你的大衣里。但你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你早已冻到麻木，你只在乎能不能找个干燥的壁炉，生把火，好好烤烤身子，暖和起来。

来到了离你最近的房子，宽阔的房檐让你暂时逃开了掠夺你体温的大雨，你松了口气，敲了敲面前的房门，心里祈祷房子的主人是个好相处的人。

但根本没有人应门。

〈玩家选择行动〉（可多选）

1、继续敲门

在发出一阵足以使死人从棺材里蹦出来的噪音之后，你确信了一点：这间房子没人。

2、骰【聆听】

你趴在门上仔细聆听——

1. 通过：

你听见门的后面确实有一些响动，但那似乎不是人类所能发出的声音。

1. 失败：

除了雨声，你什么也没听见。

1. 暴击：

你听到门后有小动物奔跑的声音，似乎是老鼠。

1. 大失败：

木门发出了一声悲鸣，还没等你反应过来，腐朽的门轴终于不堪重负，崩裂开来，你连人带门一起摔了进去，扬起一片陈年老土。好消息是，你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如果身上带有尖锐物品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请骰【敏捷】（DEX\*3），若未通过请骰幸运，皆未通过请骰1D6,1-2扣0点HP,3-4扣1点HP，5-6扣2点HP）

同时也确认了一件事：这间房子里确实没人。

3、换一间房子尝试，只敲门不进入

在几乎把村子里所有房门敲了个遍之后，你不得不沮丧地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个荒村。由于长时间暴露在雨水中，你感觉到体温流失得更严重了。

（进行【SAN值鉴定】，失败则无影响，若通过则减少1点SAN值并朗读以下文本）

冰冷的雨水在带走你体温的同时，激起了你求生的本能，令你发现了平时发现不了的细节：

这处村子的规模不小，以你湿透的大衣为证，逛遍整个村子的时间足以让你全身在雨中淋个通透，但为什么这个村子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在地图中标出来。

街道上随处可见街灯消防栓这样的现代设施，但房子却都是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地砖和门牌都是可以拍下照片加入历史教材那种老货色。

这里给人一种奇异的时空错位感，就像电影拍摄的布景一样。

最后，你得出一个结论：生活在这里的人都处于现代，而非上个世纪甚至几世纪之前的老古董。由于某种不可抗力，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乡土，迁徙到别的地方。

但会是什么迫使他们离开呢？什么样的难题，能使骄傲的现代人放弃使用他们发达的科技，选择直接避让呢？

你不知道，但你开始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躲藏在光线照不到的角落里，暗中注视着你。

4、跑离这个村子

进入【NORMAL END】

〈房屋调查〉

不管怎么说，在外面淋雨都不是个明智的举动。

所以你决定选个干燥点的房子避避雨，而面前这家就很不错。

（选择开门方式，撬锁请骰技能值，踹门请做【力量对抗】（门CON=5，成功率=50%+(玩家STR-门CON)\*5%），翻窗会先砸破玻璃，再骰DEX\*5的判定，是否被玻璃划伤，失败则扣1点HP）

这所房子的内部和外面一样破败，灰尘积攒了能有三寸厚。看得出来，从主人离开之后，这里便没人再来过。

房间内部也是异常凌乱，各种杂物丢得到处都是。主人离开时，绝对非常忙乱。（更详细内容请骰【观察】）

1. 通过：

你发现一个细节，房间里的尘土分布有些异常，看起来在主人离开之后，还有人生活过一阵。

你在卧室之中找到了一间暗室，在那里供着一尊被鼠蚁蛀得面目全非的木神像。似乎这里的主人有某种信仰，但奇怪的是，离开的时候却没有把信仰神像带上？（详细内容请骰【知识】\【历史学】+【幸运】的组合骰）

[组合骰]

1. 双成功：

虽然已被蛀蚀得不成样子，但你仍从一些模糊特征成功分辨出这是一个古罗马所崇拜的神的木雕像，神像是大圣母西布莉，一个以血腥献祭闻名的古代蛮神。每次供奉她都需要大量奴隶做活祭，所以只有能建起大型祭坛的领主甚至是国王才供得起这尊邪神。在这个雕像的底座上还刻有铭文：“P.GETAE.PROP……TEMP……DONA……”底面还有神像信徒的名字：“艾菈·德·拉·普尔”。你恰巧记得，这个房子的主人并非这个奇怪的姓氏。

由于腐蚀太过严重，你并未分辨出更多有用的信息。不过你记得，在来这村里的路上，大雨的面纱下，好像有个修道院轮廓的建筑。

1. 【知识】\【历史学】成功：

你分辨出这是个古罗马蛮神的雕像：大圣母西布莉。这个蛮神每次都需要大量的奴隶活祭，所以只有能建一座大型祭坛的贵族领主才供得起这尊邪神。而这种古典村庄，宗教性建筑都是建在附近山上的最高点，比如说东边的那座山上。

1. 【幸运】成功：

你不认识这难看的雕像是谁，但你从还没完全腐蚀的底座上看见了以下铭文：“P.GETAE.PROP……TEMP……DONA……”

底部还刻有这樽神像所有者的名字：“艾菈·德·拉·普尔。”你恰巧记得，自己来的方向上，有一面可以躲一躲雨的石砌拱门，上面好像刻有相关的铭文。

1. 双失败：

你并没有从这难看的雕像上看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底座上一个名字：“艾菈·德·拉·普尔”

1. 失败：

现场太过杂乱，而这里的气候湿气又重，你只找到一摊发霉的废纸。但令你欣慰的是，一张信纸上还有一些可以阅读的只言片语：

\*\*\*\*\*\*\*\*

…（模糊不清）…德·拉·普尔的余孽…（模糊不清）…重建那该死的…（模糊）…

修道院…（模糊）…驱逐…（模糊）…三百年前的惨案…（模糊）…猫，它们…（模糊）…！

\*\*\*\*\*\*\*\*

1. 暴击：

在卧室里，你不光从地上找到一本日记，你还发现了一只大老鼠。这可能是你见过的最大一只老鼠了，你都怀疑它能不能吃掉一只小猫。

而且，这只大到怪异的老鼠并不怕人，相反，它那双小眼睛里闪烁着狡诈的光芒，紧紧地盯着你的眼睛，发出一阵嘶哑的“吱吱”叫声。不知怎么的，你突然感到一阵心慌——你居然从那阵叫声中，听出了戏谑的意味。

你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碰到了后面的衣柜。衣柜门发出了一声不堪重负的悲鸣，从上面脱落下来。你本能地向后看了一眼，突然希望自己瞎了。

衣柜里面并非放着腐化成灰的衣物，也不是空无一物，而是一副布满细小凹痕的骷髅。他或她双手抱头，下颌骨卡在胸骨之上，恰好——或是原本如此——形成一幅因遭受极度痛苦而惨嚎的模样。

最可怖的并非骷髅，而是盘踞在骷髅身上的生物：一群密密麻麻将骷髅近乎彻底遮盖的大老鼠，和你刚刚看到的那只一样大小。它们在你同类的骸骨上爬上爬下，时不时啃上一口——这倒是解释了骷髅身上凹痕的由来——

（进行灵感判定，通过则让玩家阅读下面文字）

——你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打开了手里的日记，直接翻到最后一页，那里用异常凌乱潦草的字迹写着：

“它们来了！到处都是！我都能听到它们啃噬门锁的声音！艾菈已经被它们吃掉了，下一个就是我！都跟三百年前一样！和那支从德·拉·普尔家族修道院里跑出来的饿鼠组成的军团一样！它们进来（They are com）——”

文字到此戛然而止，m的最后一笔还没写完就变成了诡异的笔迹。

（进行【SAN值鉴定】，成功扣5，失败扣2D6）

扣除后，玩家进行一次意志判定，自动陷入幻境：

你仿佛站在一个巨大而深邃的洞窟口向下望，里面满是小腿深的污泥。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如同恶魔驱赶着他的奴隶一般，用手里的长杖驱赶他的牧群。

那是一群不可言说的，痴愚盲目之兽，它们的身上长满了不知其名的绿色真菌。

老人突然停了下来，抬起他老态龙钟的脸，向上观瞧。

还没等你看清老人的面孔，一大群老鼠如同今天你经历的暴雨一般落下，吞噬掉了老人和他的牧群。

幻境结束

（未通过）

——你感到一阵恶心，急忙从衣柜面前挪开，仔细翻阅手中的日记，一个姓诺里斯的年轻人写的日记。

\*\*\*\*\*\*\*\*

1923年8月9日 星期四 晴

那个被上帝诅咒的家族的子孙终于断绝了，今天我亲眼看见他被困在汉温镇精神病院的铁窗后面，镇长也下令炸毁那不洁的修道院。

你一定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吧？看着那魔鬼的温床在硝化甘油的威力下灰飞烟灭，看着那个令人心惊胆战的邪恶家族终于覆灭！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可以说村里的每个人都和我一样。等着看吧，今晚一定会有一场盛大的宴会。

1923年8月10日 星期五 多云

昨晚的宴会棒极了，村里不分男女老幼，都聚在一起。大家拿出家里的食物和自酿酒，尽情狂欢直到黎明！

在宴会上，我还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小姐。她不像是村里皮肤粗糙，举止粗鲁的农妇，倒像是哪张画里跳出来的仕女。我自认为也读过不少书，但那些描述美女的绝句用在她身上还不足以描述其万一！

她是在宴会开始后入席的，开始她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等我借着酒劲上前解释之后，她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谁第一次听到那个魔鬼的家族史都是这个反应，我的反应还不如她呢。之后我可是费了好半天才哄她笑出来，不过看起来她还是笑的有些勉强。都怪我这张多事的嘴！

不过也没什么大碍，我听这女孩说，她是从新大陆来投奔亲戚的，也就是说我还有机会弥补过错！

1923年8月11日 星期六 多云

我的圣母玛利亚啊，那女孩对我笑了！

今天我帮她去处理了一下家务，那女孩留我吃午饭，那时候，她告诉我她还对这里不熟悉，我把我自己画下来的地图送给了她。那一刻，我发誓我绝对是看见了圣母玛利亚的微笑！

艾菈——她连名字都这么好听——的亲戚搬走很长时间了，这可怜的女孩只能一个人留在这小村子里了。

现在的时代啊，谁有能力都向着城里跑，还有谁愿意窝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呢？

1923年8月12日 星期日 阴

今天真是一个黑色星期天，诸事不吉。

那个不洁的修道院——魔鬼知道他到底用了什么邪法——一夜之间又盖起来了！

我那天亲眼看着它被炸成碎片的，那地面还是热乎的，然而它就这么以完好无损的姿态重现了！

这不是什么装神弄鬼的幻觉，那见鬼的石墙和厚木门都是切实存在的！

所有人都感到了诧异，包括艾菈。我今早看见她神色诡异地望向东边，顺着她的目光才发现那魔鬼的温床又出现了。

主啊，您真的放弃了您的子民了么？！

1923年8月14日

它们来了！到处都是！我都能听到它们啃噬门锁的声音！艾菈已经被它们吃掉了，下一个就是我！都跟三百年前一样！和那支从德·拉·普尔家族修道院里跑出来的饿鼠组成的军团一样！它们进来（They are com）——

文字到此戛然而止，最后一个字母m还没等写完，笔迹就变形成了诡异而无意义的鬼画符了。

\*\*\*\*\*\*\*\*

1. 大失败：

你没有在这间腐朽不堪的房间内发现任何有用的信息。

就在你大失所望准备离开的时候，不小心撞翻了客厅里的“桌子”，还被桌子腿绊了一跤，直接摔倒在地上。奇怪的是，落点并不是朽得发软的地板，而是另一种软塌塌，让人颇为不安的东西。

你的手陷入到了一具彻底腐烂的尸体之中，相当奇怪的是她——对，这是具女尸，身上还有华丽的裙子——并没有完全腐烂成一副骨架，还保留着一部分肉。但也仅限于此了。

白花花的烂肉和渗出来再被蒸发的黄色的油脂混杂在蒙尘的尸骸上，上面还爬着白色的圆滚滚的肥蛆，这些面目可憎的小杂碎和奇形怪状的真菌肆意滋生在这处养料绿洲之中。

幸或不幸，这个女人的脸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魅力，迷人的笑容，精致的五官还有吹弹可破的脸蛋一个不落。但是和脖子下面那极具冲击力的尸身结合起来，只有诡异。

你感到莫名的恐慌，一阵强烈的不适自你的胃部上涌。对于这样反自然的现象，你感到了一阵不可名状的恐惧。

（【SAN值鉴定】，1/1D3，减值之后给出下列信息）

这具尸体的异样给了你一个提醒：另一具尸体仅有一墙之隔，TA被啃食干净，而这具女尸却还没有腐烂干净，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搜索女尸之后，你在她的手指上发现了一枚老式贵族的家族玺戒，上面的家徽清晰可见，包括围绕家徽一周的花式字体：德·拉·普尔。

收获不仅于此，还有一张羊皮地图揣在她的口袋里，上面一个地点被着重标记了出来“安切斯特修道院”。

〈房屋调查〉（未得知关键信息）

走出暗室，你再次进行搜索。与上次不同，起码这次你知道了一个大概方向：“艾菈·德·拉·普尔”

（进行【观察】+40%的判定，通过则阅读上文“(4)大失败”的结果，去掉贴面的部分）

〈玩家选择〉

1、拾起玺戒/神像

进入【TRUE END】\【GOOD END】

2、只带雨具离开

进入【BAD END】

〈修道院中的谢幕〉

再次穿越那令人不快的大雨，站在那所破败的修道院大门前，感受雨水紧贴雨衣滑溜地划过后颈，仿佛有人在用他冰冷湿滑的手抚过一般。

（进行【意志对抗】（艾菈的残念POW=14，成功率=50%+（玩家POW-艾菈POW）\*5%））

1、对抗通过，直接进入选择剧情

2、对抗失败，陷入幻境：

\*\*\*\*\*\*\*\*

你站在一间灰暗的房间之内，纤细白皙的手中拿着一个泛黄的信封。

德·拉·普尔的家徽在上面闪着奇异的光芒。

周围场景发生了一阵令人目眩的溶解，变形，变成了一处码头。

原本白皙而光滑的手，被黑暗中游荡出的紫黑色烟雾所包裹，蒙上了一层暗红色的薄纱长袖手套。

手中的信封也以一种奇异的形式开始沸腾，逐渐缩小，变色，变成了一张船票，上面写着：弗吉尼亚港——利物浦港。

你感觉越发的头晕，腿一软，坐倒下来，却发现自己已然出现在一个巨大而奢侈的宴会场地上。

你的身边出现一个面目可憎的怪物，它浑身污垢，像是刚在满是绿藻的泥塘里打过滚一样，身上还长着了莹绿色的真菌。

它正大口啖着宴席上用金碟子盛着的污秽而恐怖的“食物”，一边口吐人言，讲述饲养他们的家族的覆灭，对他们侍奉的神口出不逊，张口闭口尽是亵渎真神，宣扬伪神、邪神的异端言论。

回过神来，你发现围绕在巨大长桌周围的，尽是这些恶心的，该死的牲口，他们踩着老牧者的尸体，吞食着为他们种植的饲料，牛饮着由牧者鲜血搅拌成的泔水，纵情狂欢着——一群痴愚盲目之兽！

你不由得偏开脸，低下头，以掩饰你对他们的反胃，和内心深处的悲伤。

你知道这悲伤来源何处，你的体内流着和牧者一样的血，你现在才发现这一秘密，得知自己在这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中，还有一个温暖的家，有慈爱的神和亲近的家人。

然而命运和你开了一个大玩笑，在你抵达村子的前一天，你的叔父，最后一个侍奉神身边的人，也是你最后一个血亲，被迫离开了他的职责，被囚禁，被虐待。

迫害你亲人的仇人，他们那活该被诅咒的血脉，不光试图染指你祖上的老宅，还试图玷污供奉神的祭坛！

他们家该死的小杂种还在你面前，炫耀祭坛和老宅一起被夷为平地的瞬间！

无貌真神在上，还有比这更愚昧，卑劣的事吗？你向神祈祷，请求指引。

与你一直同在的神切实收到了你的呼唤，你能感受到，真神不可见的触须轻抚你的额头，抚慰你的悲伤。

这一刻你无比安心。因为你知道，无所不能的神会降下神迹，指引你未来的道路。

牲口们野蛮的宴饮持续了没多久，你的左手边亮起耀眼的光芒。你和牲口们同时看去，承载你所有温暖，希望，与美好的祭坛重新竖起。神是如此慈爱，如此威能！你激动地想要举行一场大型献祭，来好好酬谢真神。

那些牲口们就不这么想了，那些痴愚盲目之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令你管理的职务更加繁重。想必短暂的自由让它们也滋生了野性吧——真好笑，它们也会有野性。

但你此刻没有闲心欣赏牲口们愚昧的举动了，还有一件大事需要你：神的声音消失了！

伴你成长，教导你知识，帮你返回家族，重拾人生意义的，慈爱的，万能的，不朽的，无处不在的真神——奈亚拉托提普消失了！！！

就像是在黑暗空旷的深海里慢慢下沉，你的身边归于死寂，你再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听不到神的声音……

你又成了孤单的一个人。

神是永恒的，百年时光不过是弹指一瞬。

但对你而言却是漫长的一生。

今后要自己一人度过这一生……

自己一人面对陌生而未知的未来……

自己一人面对愚昧之人的无礼冒犯……

自己一人面对时光长河带来的无情侵蚀……

自己一人……

不！不要！不要这样！绝对不要！

神只是暂时离开了人类感知的极限，只要再次引起神的注意，就能让神再次陪在身边了！

献祭，献祭！献祭！！

只有大规模的献祭，史无前例的献祭，才能吸引万能的神的注意！

把所有的牲口，全部献祭掉！

但是，要怎么做呢？

嗯？什么声音？

是什么在墙壁里面跑来跑去？

啊！祭坛里的神使们，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真是个好办法！那么，一切就都拜托你们了。

神使先生们……

\*\*\*\*\*\*\*\*

从一阵头晕目眩中醒来，你毅然决然地推开了那扇厚重的哥特式大门，走进了这间充满邪恶的堕落神殿之中。

【DEAD END】

刚一进门，你便再次感觉到了那种，被什么注视着的异样。

但这次不一样：你终于搞清楚了，监视者是什么。

足有小猫大小的老鼠，盘踞在修道院的各个角落，长椅下，墙壁里，房梁上，布道台上……

目力所及之处，都是老鼠狡诈残忍的小眼睛射出的红芒。

一只老鼠的眼睛，就像在黑暗中的一簇火花。

那么不计其数的老鼠聚集在这不大的修道院大厅中呢？

宛如焚山火海一般。

你的眼前浮现出一个洞窟，似乎你就站在悬崖的边缘向下俯瞰。

洞内，白发的牧人驱赶着他污秽的牧群，跋涉在腐臭的泥塘之中。

那牧人抬起了头，你惊恐的发现，他有一张你的脸！

蓦地，那张脸消失在你的面前，你还没来得及松口气，便发现了异样——

你的手里出现了一根牧羊人的杖。

不祥如深渊中爬出的蛇，从你的冰冷的脚掌开始，顺着僵硬的双腿缠绕到胸膛，勒得你喘不过气来。

你怀着最后一丝侥幸，低头看向印象里“洞口”的位置——

那什么也没有，只有绿色的，污秽的烂泥，像是雨林中齐腰深的，瘴气最浓的沼泽。

你身边也没有什么老鼠，有的是肥胖的，面目可憎的，身上长满真菌的痴愚盲目之兽。

与此同时，你的耳边传来一阵略微刺耳的异响。

你听出来了，这是老鼠在石砖上跑动的声音，是老鼠们磨牙的声音。

是你葬礼上最后的讣告，以及阔别10年后，老鼠们再次用餐的铃声。

你印象里最后的场景，就是千千万万只老鼠，如同暴雨一般倾泻而下，将你与牧群淹没其中。

一颗门牙在你的眼前不断放大，随后就是无尽的黑暗以及万蚁噬心般的痛苦。

大厅内，掉漆的长椅整齐地摆成四列，面向布道台，四周墙壁上的彩色玻璃早已褪色。

门后的天空上乌云密布，但透过窗口向外望去，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布道台上的圣经。

你迈步向着布道台走去，每走过一排长椅，长椅上面都浮现出一列紫黑色的虚影，双手合十，高声赞颂。

从大门看向布道台，只有不到20米的距离。

但这“20米”，你却仿佛走了一生一世。

在你的身后，黑影汇聚成了汪洋大海，颂歌震耳欲聋。

不知经过了多久，你终于走到了布道台上，下面的虚影尽数匍匐在地，颂歌仿佛凝结成实体，编织出金碧辉煌的三角圣殿。

你看着下面的盛况，突然感觉什么东西搭在了你的肩上。

你试图用自己认知的一切词汇来形容那种触感，却发现都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柔韧，坚硬，冰冷，粘滑，粗糙……

好像都有，却又都不像是……

这时，一道声音直接从你的脑海中响起：拜服我，这世上的万国，以及万国的浮华，我都赏赐给你。

〈玩家选择〉

1、跪拜【TRUE END】

2、拒绝【HAPPY END】

【TRUE END】

你的脸上浮现出惊喜的色彩，下意识地就要跪伏下去。却又突然停下，担心自己的孟浪冲撞了真神。

直到心里浮现出那种冷冰冰的温和感时，你才大喜过望地跪倒在地，低下头，展现自己的恭敬。

你低下的头看到眼前有一条黑色长袍靠近了。

并非是毫无起伏波动的滑动，也不是上下起伏的走动，更像是……

有什么匍匐其中，伸展开它的肢体，载着主人移动。

你赶紧把头低得更深了：神之颜并非凡人所能直视，凡妄自尊大者，必受其狂妄之苦。

但神扶起了你的脑袋，用他那不可名状的肢体，托住你的下巴。

你看到了你崇拜的“神”的面貌。

你看到了一个不断挥舞，发出嘶吼的巨大触手；

你看到了一个神态高傲，露出愉悦笑容的埃及法老；

你看到了一个狮身人面兽，应该是脸的位置上空无一物；

你看到了一个肿胀溃烂，有着三瓣独眼的可怖蝙蝠；

你看到了一个金色触手，从胶质的巨大肿块之中挤伸出来；

你看到了一个扇子掩面的娇艳少女，背后连着庞大臃肿，触手乱舞的白胀肉块……

你看到了神的千千万万个化身；你看到了蠕动潜行的混沌——奈亚拉托提普。

（进行【SAN值鉴定】，1D20/1D100，损失的SAN值转化为【克苏鲁神话】）

从此，安切斯特村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里以山清水秀的优美环境而被游人所称道。

但偏僻的地理位置在远离工业污染的同时，也远离了文明世界，这里经常有游人不听当地神甫劝告，进入野地宣告失踪的新闻出现。

人们知道这件事，也都觉得不寻常。但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反正不是修道院里面，那个面带愉悦微笑的神甫的错。

【HAPPY END】

你缓慢但坚定地摇了摇头。

有趣……

在你身后的那位存在似乎被你勾起了兴趣，你感觉到，似乎有什么通过那搭在你身上的，不可名状的物体，传导到你的体内。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愉悦……

听完这句话，你的神经顿时一松，晕了过去。

此刻的你是幸福的，没有食人的老鼠威胁，没有令人脑仁发疼的难题困扰，无忧无虑地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享受着自己的蒙昧带来的黑暗。

那使你感到安心。

……

不知过了多久，你醒了过来，发现自己竟然睡在了一片废墟之中。

这片废墟，似乎就是安切斯特修道院。

你不知道昨夜到底是怎么过去的，但你知道，那一定是一个漫漫长夜。

想不明白就不要去想，你抓起被你当做枕头的行李，向着自己的目的地再一次的出发了。

当你走远之后，在安切斯特修道院的废墟上，一条暗紫色的触手钻出了地面，向你走的方向挥舞了两下，而后便缩回了土壤之中。

【NORMAL END】

你心里一阵发毛，决定离开这个处处透着诡异的村子。

“我没必要在这个诡异的地方呆着。”你如此说服自己，并挑了一个方向加速跑去，那个村庄离你越来越远，不知怎的，你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幸运的是，在那个方向上有一个小镇，你重返了文明世界。但令你奇怪的是，当你出现在村口时，每个村民看你的眼神都非常奇异。

“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在这种鬼天气出门的。”你如此安慰自己，试图抚平心中那种异样。

在你抵达目的地之后，你便忘了这件事，重新回到自己繁忙而单调的生活之中。

但在某天早上，你从新闻中听到了一则消息：

发生在汉温镇的轰炸，使多处村庄被夷为平地，其中就包括安切斯特村，这个偏僻的村庄。

直到战后统计损失时，当局才发现这处古老村庄的存在，不幸的是，大部分建筑已经被航空炸弹摧毁。

安切斯特村是仅有的几处保留着从罗马时代甚至是古德鲁伊时代建筑的历史文物遗址，村东山上的修道院更是为研究我国宗教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考古学家痛心地说，这场战争可能摧毁了人类建筑学中，最耀眼的一颗宝石。所幸修道院本身因为目标较小，同时结构结实，并无任何重大损失。

听到这里，你想起了那天路过的小村子，似乎和新闻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你没由来的，发自内心地觉得，当时离开那个村子真是太好了。你也说不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结算》

【DEAD END】直接撕卡

【NORMAL END】角色卡无特别变化，失去的SAN值将恢复1D6

【TRUE END】该角色被KP回收，可能作为其他剧本出场人物

【HAPPY END】角色卡失去的所有SAN值均转化为克苏鲁神话，得到绑定称号【被匍行之混沌注视的人】，今后骰点时，暴击与大失败的概率翻倍（即从5%变成10%）。遭遇【DEAD END】时角色将被回收，转为【TRUE END】结局后记。